

# 启动绿色通道 助力大型订单准时交付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苏宪飞

本报讯 “常石集团(舟山)造船有限公司建造的集装箱船已顺利交船出航……”近日,浙江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收到一封情真意切的感谢信,感谢

为其办理的加急口岸签证让外籍客商按时入境,实现大型订单准时交付。

不久前,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口岸支队接到了常石集团(舟山)造船有限公司的紧急求助电话。原来,该公司按照外商订单建造了一批集装箱船。依照约定时间,外籍客商应于7月下旬到舟山船厂验收订单,但由于来不及在境外办理来华签证,导致无法按期入境。客商如果无法按预约时间到厂,将面临该公司无法交船的困境,给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得知情况后,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立即启动口岸签证绿色通道,第一时

间为外籍客商办理口岸签证,确保公司如期交付订单。“此次签证办理,出入境管理局反应迅速、领导有力、决策科学、措施得当,彰显了政府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和对地方企业的支持……”造船公司负责人感慨道。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省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全力助推三个“一号工程”和全省“十项重大工程”实施,通过调研解题,邀请引才引智引资重点企事业单位召开“请进来强浙江”出入境便利措施座谈会倾听意见,推出“简到底惠百姓”“走出去闯天下”“请进来强浙江”等15项助企便民措施。

# 太湖畔, 绿水青山日日新

(上接1版)

## 一个灵活的“堡垒”: 生态联勤警务站

七月的南太湖畔,北望烟波浩渺,南瞰溇港纵横。在浙苏两省交界处,乔溇生态联勤警务站内,织东派出所民警徐建根和江苏吴江七都派出所民警顾春江商讨一起跨省非法捕鱼案的案情。

2021年9月,织里公安分局在乔溇村建立长三角首个省际生态联勤警务站——乔溇生态联勤警务站。在这里,两地公安、生态环境、应急管理、行政执法、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合入驻。每天,徐建根、顾春江和其他驻点执勤人员一起,对省际交界生态警务工作存在的治理难点,常态化开展警务联勤合作。

通过跨部门、跨区域协作,2021年底织里公安分局破获苏浙皖三省特大非法处置废甲酯油污染环境案,也是长三角地区首个三省联动的生态环境案件。

生态警务是一项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警务,它更加重视部门间的联勤联动和共建共享,通过力量整合、系统融合、数据耦合、机制契合、平战结合,凝聚起各部门开展生态环境综合保护治理的最大合力。

湖州公安在全国首建生态联勤警务站,把它作为生态警务的一项变革性工程,着力构建生态治理新机制,破解基层执法力量薄弱、部门多头分管突出、问题难以彻底根除等难题,实现干警到达现场用时大大减少,环境问题处置效率显著提升,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齐头并进。

“我们通过问题导向来布建站点,按需在环境问题最集中和治理攻坚的难点热点地区,推出侧重不同的生态联勤警务站,其他联勤部门入驻人员作为成员,实行‘1+N+X’入驻模式,目前全市已建立13个生态联勤警务站。”湖州市公安局党委专职副书记马骁说。

湖州公安还建成浙江首个环侦作战分中心,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烟草等多部门常态入驻,推动生态守护由“单打独斗”向“齐抓共管”转变,协同破获全国首例违法使用消耗臭氧层物质(ODS)污染环境刑事案件,被联合国环境署收录为典型案例。

## 一个智慧的大脑: 生态治理数据舱

在安吉县赋石水库,生态警长陶林龙直奔目的点,“刚刚‘生态卫士’里出现了一条关于水库的线索,我先去查看处理下。”

陶林龙介绍,自己每天都会在手机端查看“生态卫士”掌上执法应用,看看自己负责的区域有无情况需要处理。“过去,我们习惯带着本子巡山林,方法落后、效率又低;现在可通过应用在线直接上报问题,效率大大提高,效果也更好了。”

近年来,浙江省公安厅全面推进“公安大脑”建设,湖州公安把智慧警务建设作为赋能生态警务、提升核心战斗力的“一号工程”,全力打造“芯大脑+云眼睛+智手脚”模式,探索研发全省首个以生态守护为主题的“两山”协同智治数字化应用,推动生态保护治理领域系统性重塑、整体性变革。

借助“公安大脑”,湖州公安建立一个生态治理数据舱,归集11个部门及互联网数据81类5.8亿条,形成了三个专题库,通过搭建要素、防范、处置、办案四大协同板块,打通与行政部门的执法衔接,实现“上下贯通、左右连通”。通过“净水、净林、净土、净废、净市场”等五大领域子场景,整合五大类情报线索来源,规范业务流程,指令落地核查,真正做到“要素一屏管控、风险一网感知、联勤一键响应、执法一链贯通”。

在生态警务上协管共治,构建监管闭环,湖州市公安机关全力护航地方经济绿色发展,用心奏响人与自然和谐乐章。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  
0571-85310013

# 兄弟俩同日被拐,25年后终于回到故土

本报记者 汪基建 通讯员 李振恺

近日,福建莆田的柯云飞回到老家湖北省蕲春县大同镇,与大哥、二哥紧紧相拥。团圆之际,三兄弟都向衢州市公安局柯城分局民警徐星亮竖起大拇指,“谢谢你们,让我们一家圆满了!”

近30年前,蕲春县大同镇村民老柯家生有三个儿子,分别是老大柯艳华、老二柯龙飞、老三柯云飞。1998年3月10日,柯家来了一名男子,自称是上山打猎的猎人,想在老柯家借宿一晚。淳朴的老柯一家热情接待了该男子。当晚,“猎人”不断套近乎,“柯老哥,我常年走南闯北,会看一点面相,发现你二儿子和小儿子命中有劫……”当时,柯龙飞6岁、柯云飞4岁。听到这话,老柯慌了,“猎人”说自己认识张榜镇一庙里的高人,可以帮忙破解。

第二天中午,老柯带着二儿子、小儿子和“猎人”打算去找高人,半路“猎人”让老柯去买点香纸,“孩子我帮你看

着”。老柯不疑有他,赶紧去不远处的超市。谁知,等他回来后,久等都不见“猎人”,这才意识到自己遇到人贩子了,赶紧报警。

蕲春警方立即展开工作,通过大量调查走访,确认人贩子是该县大同镇连城村的何某华。然而,何某华早已逃走,从而杳无音讯。20多年来,当地民警一直未放弃对何某华的追捕,终于在2021年年底将他抓获。

据何某华供述,他将柯家两个孩子带到了福建省莆田市,通过不同的中间人分别将两个孩子卖掉。由于时间过去太久,民警无法查清中间人身份,线索就此中断。

2022年4月13日,何某华因犯拐卖儿童罪被蕲春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遗憾的是,同年老柯和妻子因身体原因相继离世,临终前也未能找回被拐走的两个儿子。大儿子柯艳华在父母离世后,守着家中老宅,希望有朝一日能找回两兄弟。

2017年,莆田的柯龙飞(现名翁某龙)通过寻亲平台等渠道寻亲,并采集了血样。今年5月初,衢州市公安局柯城分局“龙亮团圆工作室”负责人徐星亮在排查寻亲线索时,发现翁某龙疑似湖北蕲春柯氏夫妇被拐的儿子之一。经多次沟通,5月26日,经衢州柯城警方与黄冈蕲春警方核查比对,确认翁某龙就是柯家失散了25年的二儿子柯龙飞。在“龙亮团圆工作室”的协助下,6月8日,柯龙飞终于回到家乡与大哥相认。

就在找回柯龙飞两个月后,“龙亮团圆工作室”通过对被拐人员库进行集中摸排,在海量数据库中找到了身处福建莆田的柯云飞,经核查比对,确认他就是老柯家的三儿子。8月8日下午,柯云飞在衢州民警徐星亮的陪同下,踏上故土,这才出现文章开头一幕。

第二天,大哥带着柯龙飞、柯云飞祭拜父母。跪在父母墓前,柯龙飞哭了,“爸爸妈妈,我和弟弟回家了,回來看你们了!”

# 法院用一份海事强制令顺矛盾实现和解

(上接1版)

经初步调解,双方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宁波公司称其已向其他海事法院起诉,要求深圳公司履行总船舶建造款扣除已支付3190万元后剩余的1700万元的支付义务。

案件似乎陷入了僵局。“要破局,先保交船让深圳两公司恢复‘造血能力’,再尝试加大案件调解力度,争取一揽子解决。”法官分析道。在深圳公司、亚某达公司向法院提交担保函的当日,宁波海事法院立即作出裁定,发出海事强制令,责令宁波公司立即将“某达05”轮交付给深圳公司。同时,法官进行了法

治宣传教育,最终宁波公司同意遵照海事强制令的要求放船。

见时机成熟,法官把双方代表拉到一起,向他们分析案情和法律关系。本案除造船款之诉外,还包括对造船方宁波公司未按期交付船舶造成损失、船舶所有人亚某达公司对拦截船舶的侵权之诉,股东之间的投资争议等5个诉讼。最终各案标的总和可能高达数千万元,还有诉讼费、律师费、涉及船舶建造的鉴定费等附加费用也可能超过100万元。“经济损失如此巨大,还不包括耗费的时间精力,为何不一次性把账算清楚呢?”

整整一天时间,法官为当事人厘清

了事实,对齐了账目,结算清楚全部造船款。对于730万元投资款性质的认定,法官建议双方各退一步。之后,各方当事人确认深圳两公司仍需向宁波公司支付造船款1500余万元。在法院主持下,双方达成初步和解方案:深圳公司、亚某达公司分期向宁波公司支付剩余造船款1500余万元,如无法按期付款,各方同意出卖“某达06”轮以弥补损失。法官又对船东和胡某之间的投资纠纷进行调解,明确各方付款义务。最终,深圳公司、亚某达公司和宁波公司代表签署了和解协议,宁波公司撤回了在其他法院对深圳公司的起诉。